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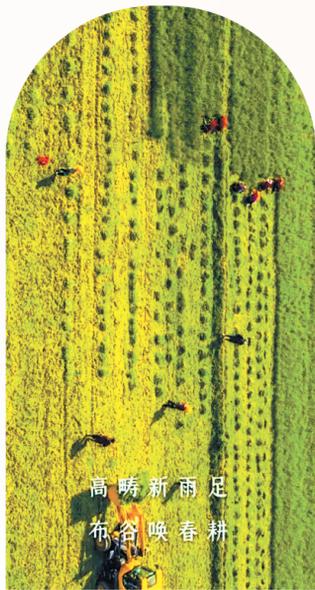
## ●核\心\提\示

春风渡陇山,先染董志塬,当最后一抹雪线隐入沟壑,冻土在暖阳里悄悄酥软,甘肃陇东的春天,便从黄土深处醒了过来。

没有江南的烟雨朦胧,这里的春,粗犷里藏着细腻,苍茫中透着生机,一犁新土,便翻开一年的新希望。

## 一犁新雨春耕始

文刘文祥



高畴新雨足  
布谷唤春耕



二月闻子规  
春耕不可迟



万松参岭路  
千亩动春耕

农人们等了一个冬天,立春一过,塬上的春耕便全面开始了。

在陇东传统文化里,“耕”与“读”密不可分。幼时在老家,常见堂屋正中挂着“耕读传家”的匾额,那时不解其意,只觉得祖父每日清晨先下地锄草,归来洗净双脚,坐于窗前,捧起一本泛黄的古书,模样格外安详。后来才懂,农人侍奉土地,读书人侍奉文字,皆因相信一种朴素的道理:只有深深耕耘,才会有殷实收获。

记忆中,父亲总是最早感知到春耕生机的人。立春的第一场雨后,天刚蒙蒙亮,父亲便披上衣裳,把老牛喂饱、饮好,太阳还未完全露脸时,再唤醒沉睡中的我们。我迷迷糊糊地跟在父亲的身后,赶着牛,扛着犁耙就加入了春耕的队伍。那时的春耕,透着塬上泥土的芬芳,黄鹂鸣翠柳,燕子衔泥忙。

父亲侍弄了一辈子的庄稼,是乡亲们眼里种庄稼的老把式,对农作物的习性了

如指掌,什么时候耕地,什么时候施肥,一直熟稔于心。在以前,每年冬天来临之时,家里的几亩田地,就已被父亲犁过一遍,并撒上了肥料。晒了一冬太阳的田地,到了春天后,又被父亲精耕细作一番。他说多犁多耙,早涝不怕,哪怕巴掌大的土疙瘩,也要被他打碎。因此,父亲的庄稼地,总是平平整整的,就像菜园一样。乡亲们总笑说,父亲在田地里种庄稼,不晓得的还以为是在养花呢。但无论种什么,父亲侍弄的田地总能获得丰收,这大概与他长期坚持的深耕有关吧。

父亲牵着老牛,架着木犁,一行挨着一行,细密地穿行在蒸腾而起的晨雾里。母亲撒下种子,而我就跟在母亲的后面给种子洒上一点点肥料再小心翼翼地覆盖上一层细细的土。一家人相互合作,弟弟虽然年幼力薄,却也满怀热情笑着参与其中。

等太阳一杆子多高时,姐姐提着饭菜来了。饭是炒小蒜清汤,玉米面和苜蓿芽蒸的窝窝头,还有椿芽拌豆腐。一家人围着地头吃饭,辛苦劳作后胃口大开,即使粗茶淡饭也吃得可口香甜。

这一刻,家的感觉是如此浓烈,仿佛所有的辛劳都化作了姐姐篮子里温馨的晌饭。

今年年后回了趟老家,正赶上春耕始。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田野里已有了人影。远远望去,如河两岸,群山绵延,山川、沟壑、梁峁连绵起伏,雄浑而又粗犷。

二哥家的地里,轰隆隆的拖拉机正忙着。二哥神情专注,驾驶着铁牛在地里来回穿梭。犁铧翻起的黄土,像一道道湿润的波浪,带着底层泥土的湿润与养分,铺在田面上。新翻的泥土气息,混合着草木萌发的清香,是这片土地上最原始的味道。

二哥说,现在种地不比从前了。过去种田费时费力,样样农活儿都有讲究。如今呢?二哥指着地里的覆膜机给我看:“机头起垄,机尾盖膜,压土的活儿也一并代劳了。”原来全家总动员的春耕,现在只需一辆农机就能全部完成。就连播种,也用上了新式的“独轮车”——种子装进前

端的轮盘里,随着轮盘向前滚动,“鸭嘴”式的播种器便逐一将种子埋进地膜田里。七亩多地,一个上午就能播种完毕。

我细细看着那白格生生的地膜行行铺满山川。阳光洒下来,满川雪白的地膜真晃眼睛。远处,有无人机嗡嗡地飞过,往麦地里撒着化肥。科技兴农、乡村振兴,早已成了寻常百姓家的日常话题。

夕阳西下时,我独自走在田埂上。余晖洒在黄土高原上,山岭、田野、农舍,都被染成了温暖的橘红色。缕缕炊烟从桃花杏花簇拥着的农家屋顶袅袅升起。杏花开得正盛,粉白绚丽的,包围了整个村庄,空气里弥漫着淡雅的清香。麻雀们吵闹着从半山腰掠过。

我蹲下身,抓起一把新翻的黄土。它在指缝间流淌,细腻,温润,带着千年农耕积淀下的厚重。陇东,这片华夏农耕文化的发祥之地,周先祖教民稼穡的土地,世世代代的农人在这里春耕秋收,夏耘冬藏。黄土漫过了田埂,漫过了脚印,漫过了岁月,却漫不过人与土地的那份深情。

春耕的日子,村中每家每户都会忙碌起来,田野里一片热闹的景象。田埂上,老人弯腰点豆,妇女俯身栽秧,孩童追着蝶影跑过,笑声落在泥土里。布谷鸟声声催促,春风阵阵拂面,每一道犁沟,都埋下期盼;每一粒种子,都承载心愿。陇东人把对生活的热忱,对丰收的向往,深深种进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

梯田层层叠叠,顺着山势蜿蜒,那是岁月刻下的纹路,是先民留下的馈赠。从坡地到良田,从靠天吃饭到科技兴农,变的是耕作方式,不变的是对土地的敬畏,对耕耘的执着。一锹一铲,一播一种,都写满质朴与坚韧。

春风知人意,黄土孕丰年。陇东的春耕,不只是一场农事,更是一首大地的诗,一曲生命的歌。它藏在新翻的泥土里,映在农人含笑的眼间,铺在绵延无际的田畴上。

待到夏禾茂盛,秋果飘香,人们定会记得,这个春天,黄土塬上曾有过这样一场热烈而深情的耕耘。风吹过,土生万物,春耕不辍,希望未央。

## 田事记忆

文李金阳

陇南文县,下田春耕叫“开秧门”,是个很郑重的事。日子多选在天气不冷不热,泥土被春雨泡得酥透的时候。这时候,你若是个大早,走到村外的田埂上,便会看见一幅鲜活的《耕作图》。

村里驾牛的多是些有经验的农人,邻居潘伯便是其中一位。他个子精瘦,皮肤是常年日晒雨淋后的棕色。他牵着家中闲了一个冬天的水牛,毛色青灰,角弯如月,步子沉稳。牛轭是桑木的,磨得光滑,稳稳地架在牛肩上。潘老伯不紧不慢地给牛套上犁具,拍拍牛颈,嘴里嘀咕几句,像老伙计间出门前的交代。那牛便“哞”地低应一声。

下田了。潘老伯左脚稳稳踩在未翻的田埂上,右脚深深踏入已犁开的水田里,双

手扶住犁梢,一声沉沉的“嗨——”那犁头便切入了沉睡一冬的泥土。水牛不用鞭子,只凭他口里变换的吆喝声。“哒哒”是走,“吁——”是停,“咧咧”是向左,“喔喔”是向右。牛仿佛听得懂这语言,低着头,绷紧全身肌肉,一步步向前拉。犁铧过处,乌黑的泥块便哗啦啦地翻滚开来,露出底下赭黄色的新土。

跟在犁后面的,是潘伯的老伴,我们都喊她潘大娘。她提着个竹篮,篮里是上好的绿肥。她小心地避开那些锋利的稻茬,将一把把绿肥,均匀地撒在新翻的泥浪上。这耕种的场景,千百年来好像也都是如此:男人在前开路,女人在后播种,一前一后,默契无言,将生计与希望,一同埋进温厚的泥土里。

孩子们这时节是快活的。田埂上、水沟边,到处是我们的乐园。我们追着翻泥时惊起的泥鳅、黄鳝,看它们在浑水里惊慌地扭动;捡拾那种被叫作“瓦片田螺”的小螺,用草茎串起来,提回家喂鸡鸭。有时也学着大人的样子,用树枝在软泥上划出道沟痕,假装那也是了不起的“耕田”。玩累了,便坐在高高的田埂上,看那无边的水田一块块由枯黄变为深褐。

歇晌时,潘伯会把牛牵到水塘边,让它饮水,吃些田埂上鲜嫩的青草。他自己则蹲在塘埂上,摸出烟袋,吧嗒吧嗒地抽着,望着他刚刚耕耘过的那片田,有后生问他:“潘伯,现在都时兴机器了,突突几下就完事,您还费这牛劲干吗?”

他眯着眼,吐出一口烟,慢慢说:“机

器是快,可牛犁得深,走得匀,土翻得透,气也顺。你看这泥,有活气。”他说不出更深的道理,但那句“有活气”,却让我记了许多年。后来才明白,他说的或许不只是泥土的物理状态,更是人与土地之间,那份通过缓慢的劳作,才能建立起的亲密联系。那联系里,有敬畏,有交付,也有回馈。

如今回乡,田野依旧,却很少见到耕牛了。少年时那幅由人、牛、犁、泥土共同构成的“春耕图”,终究是有点褪色了。但春耕记忆却像一粒深埋在我心里的种子,年年初春,都会悄然萌发一点青绿的念想。

春天真正落到实处,是从耕牛下田那一刻算起的。